

孫淵如詩文集

五

孫淵如詩文集
PDG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隸本摹刻于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爲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考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于祕府亡于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覩而手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爲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其石在洛陽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見于水經注淳旣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經而獨存尚書春秋者魏齊先後徙洛陽石經于鄴都多沒于水隋開皇時又徙于長安以亂廢爲柱礎但有傳拓之本存于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惟尚書

九卷五卷春秋三卷比之七錄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卽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字石經十數段于九成宮祕書監武后時移于著作院或鄴都長安之餘又有開元五年得三字春秋一十三紙至周顯德中嗣太子傳寫之唐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林爲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卽用此諸本郭忠恕取以入汗簡多出隸續四十餘字至宋夏竦之爲古文四聲韻增多之字無殊絕者宋金之亂中原淪喪經石旣失隋唐故府本及北宋摹刻俱不存焉惟餘隸續所載傳寫亦稀善本三體石經之學于是幾絕于世矣今就隸續遺字考其篆法足以補正說文及經傳者不少如余作舍可証許氏余从舍省丑爲𠄎可証許氏丑象手形替作𠄎及替可証漢書

引不敢僭上帝命黃爲黨可証漢律苛爲止句之變體盧作旅
可証新附旅弓之俗字至以鍾簾字爲莒淖水字爲朝鬲爲歷
姥爲若設爲穀筍爲郇又可知古文假借之義或合于說文所
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未備尋繹字畫實爲小學圭臬唐宋
已來不究古篆傳寫音釋頗多譌舛至釋引爲副釋彊爲僵如
秋字作物潞字作引幾不知所从蘇氏又以尚書春秋左氏錯
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倘有令甲如唐世用三體石經課
士其學無由復興豈不惜哉昔杜林得泰書古文尚書一卷握
持不離身常恐斯經將絕韓愈見李服之所得科斗書孝經衛
宏官書兩部令賀拔恕寫留其本蒙雖不敏夙究篆籀之學就
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証以經典字書爲之音釋又得嚴孝廉可
均洪明經頤煊互相是正刊刻傳遠竊附古人好古善述之志

方冀河陽關中經石後世復出人間蓋以擴其聞見倘吾言疏
謬俟通人更定之若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洪氏已詳
辯之不復贅述云

禹廟二渠考序

二渠者何大河與漯川也河曷言渠成臯

今汜水大
伾所在

已北禹所

廝故曰渠漯曷言渠江淮河濟爲四瀆非人力漯則禹所治始

自東武陽

今朝城

以達於海

卽大清河自
利津入海

故亦曰渠班氏地里志

獨於漯稱禹治是也九河見於經二渠見於史且河漯之名俱

見於禹貢矣史遷見古文書引夏書及二渠之說是卽益稷謨

佚文也謂二渠爲北瀆及漯川者孟康之言近古當得其實禹

河自大名已北東光已南合清河

卽淇水
今衛河

東光已北合漳水至

章武

今天津

入海故班氏稱爲鄴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東徙平

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河故瀆

也鄭氏注尚書以屯氏河爲河故道何故瀆復出爲屯氏河卽

今俗稱老黃河支流亦北合於漳故水經注云衡漳舊道與屯

氏相亂自此已北皆禹迹也李吉甫以屯氏爲永濟渠卽今衛河矣曷以知河徙平原高唐之間也孔子自衛將適趙臨河而返謂之鳴犢口今高唐州西境在河徙之後州境得有河也高唐西北爲趙境或疑之考春秋傳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則知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賈讓之言不誣也何以言漢武復禹舊迹漢武築金隄塞瓠子導河北行漯川亦通終漢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卽禹迹也漳爲禹迹何漳水過祭陌有河伯娶婦之事故知漳卽河也後人錙銖尺寸而較之豈得謂之通知地理者歟史遷据古文班氏見周地圖所言不可誣也漯首受河自朝城後人謂漯始黎陽宿胥口誤以濟瀆當之也漯何以不見於後世也大清河則漯川小清河則濟水濟水絕於章邱之北漯川絕於濟陽以東俗稱徒駭河卽

漯川也東漢北魏河瀆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馬頰徒駭之間也唐時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時南北分流不用導河入漳之議而回河使東無復禹迹河患自此多矣今河北流禹迹乎會通河以西合濟瀆以東合大清河大清河自濟陽以西爲濟瀆以東爲漯川河行二渠之一謂之禹迹可也治之柰何馬頰徒駭北達於海西屬於會通河深浚而利導之疏小清河通於大清河以復濟瀆故道而殺河勢濱州滄州之間胡蘇鈎盤鬲津諸河竝有形迹次第可治漢時議者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御史韓牧以爲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今疏馬頰諸河故道奚啻四五下尾合爲逆河會於淇漳則二渠之故道盡復也河不復南運道傷乎曰無傷也河至臨邑謂之四瀆津酈道元言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

四瀆之稱又言吳王掘溝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於濟是河
潔沂濟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濟運不減黃淮交會之口也
余氏闕亦言河北徙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且夫
濬齊桓已塞之河復大禹二渠九河之迹神功也河名大清百
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神京勝於屈南東注之勢
地利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涸出東南億千萬頃之
地足資東方工用賑恤量移民居而有餘致數十百年安瀾之
慶轉禍爲福之大機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惟聖人
灑沈濬災能與天地參也

荆樹山房詩集序

嘉慶四年冬十月同年生鎮洋田明府以其六世從祖斗岳先生六世祖雲岳先生詩文屬敘於子且屬編定越歲始報命斗岳先生名嶠有孝行不仕事載方志雲岳先生名義明萬歷間由舉人歷官平鄉興安兩縣令齊魯稱二田先生兄弟甚友愛負文名築荆樹山房於鉅野城西南四十里讀書其中斗岳先生詩文集二卷自編御李集明福集遊燕集各一卷雲岳先生詩文集二卷兩先生著述故不止是因毀於火亦稱燼餘稿皆明府所輯錄云兩先生當明之末造汲汲以勸厲風俗激揚士氣爲己任故其文多表彰孝友貞烈頌美當道經世實政之作讀之使人親親善善之志斐然感發於數百年後誠得詩人興觀羣怨之旨是時充濟間民有感於白蓮教者以彌勒出世相

扇動數萬人攻掠鄆城鉅野間官兵不能制兩先生率家屬行
間爲縣令趙某區畫守城聚餉募鄉勇詰奸宄諸方畧賊來有
備斬獲甚衆鉅野城以保全而鄆城遂破然則兩先生之才猷
智畧又豈以僅詩文以自見於時者且讀兩先生之文知其以
道覺民之苦心欲消患於未萌斗岳先生之作三教堂碑也曰
或欲以般若清淨配聖經吾不知其於南面之治何若又曰世
有孔子必能用二氏又他文曰儒而禪語得毋信道不篤乎雲
岳先生亦云我東土素沐聖澤亦且惑於佛事云云可以知兩
先生之學之純傳曰經正則庶民興搢紳者鄉間所矜式使明
之士夫盡如兩先生之闢異學尊聖經造次必於儒庶民不見
異而遷不知有所謂彌勒者何至有白蓮教爲一方之患使兩
先生以爲人區畫者得自爲政以籌攻守之策則其時雖有弄

兵潢池者不足爲患以此知明之不能用兩先生使僅以詩文
自見尤可惜矣斗岳先生詩雄奇之氣得於杜子美雲岳先生
清遠之致又如劉長卿至兩先生之選詞博瞻屬對工麗俱擅
溫李之能事卽以詩文自見亦足名一代也鎮洋明府能承清
白之訓厲操行肅吏治浸浸乎有移風易俗之政其抱負非可
以科名文學盡者今 天子詔舉廉吏有實蹟者西南兵事
以次告捷行見明府之文之行無媿兩先生而遇且過之異時
撰述之傳彙爲家集如坡仙樂城之有斜川尤一時盛事也嘉
慶四年某月日書

[illegible]

隨園隨筆序

簡齋先生褒集生平所閱經史百家疑義要義爲隨園隨筆十五卷旣卒之兩載其子通及遲攜以質之星衍尋覽終卷竊服前輩之勤學好古不可及也始星衍以詩謁先生先生亟賞譽之以爲天下清才多奇才少錄其存者入篋衍集中已而見星衍爲訓詁聲音之學又寓書責其好考据以爲才不奇矣先是星衍亦有詩投先生云我媿千秋無第一避公詩筆去研經又復書以爲懼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先生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也然先生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迹歷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時考据世之以嫚薄輕艷詩托言師法隨園者非善學先生者也顧先生欲然嘗恐所言之或有舛誤故竟其生不以此書付梓實則著書當觀大體又思其

命意所在古人千慮亦有一失如馬融以今文泰誓爲僞盧植疑王制爲漢文博士之作他如賈孔疏義呂顧字書謬誤輒數十百條近世說部如困學記聞日知錄最佳王氏之誤先生書中亦言之顧氏則不知以父不祭子爲餽餘又多誤駁說文有本之說而皆不失爲儒林遠學先生之書雖有小疵何病焉昔先生嘗舉麟皮鼓郊天及鑿尸頰飯哈以問時未及荅及檢漢書王莽傳冠麟韋之弁李奇注謂鹿皮冠說文謂麟爲大牝鹿與麒麟字異知是鹿皮鼓耳雜記鑿巾以飯注士親飯必發其中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是鑿頰乃鑿巾耳惜不及告先生聊書此慰挂劍之恨先生始爲強項令繼以才名傾動當路而未嘗先謁人生平不信陰陽術數宋人談理語及釋氏之教以爲佞佛者且求福於無形況其有形者乎故其書言信時

曰小數者無不破敗又言鬼神生於人心皆合于聖人知不惑
勇不懼之義又言宋學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彼
法也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
必有過人之識與

